

5098张照片里的抗战细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

14年，如今是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阶段；是北京完成奥运史上唯一一次夏季奥运—冬季奥运“双奥”闭环的历程；一棵银杏树幼苗能长成高10米、胸径15厘米的树木。

回望20世纪，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，到1945年9月2日东京湾“密苏里”号上，日本签署投降书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——接近14年的5098天是一场中国人咬着牙的征途。

如今，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地下一层，一面由5098张黑白照片组成的巨型矩阵墙沉默矗立，作为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》主题展览的一部分。

这面墙足够大，它有4.5米高、9.1米宽。墙面没有多余装饰，5098张9.3厘米见方的照片像拼图紧密相依。照片是馆方通过多渠道征集来的、建馆近40年的收藏。

它们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抗战的5098个瞬间。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，中国抗战是开始最早、历时最久的反法西斯战争。

“如果中国没有坚持抵抗日本，对欧美盟国来说那将绝对是一场漫长得多的战争。”战争史学家、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·奥弗里认为，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开始于德国入侵波兰的1939年，而是开始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。”他强调“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这一轮新帝国主义浪潮的国家”，走在了世界的前面，并且中国始终没有输掉和日本的战争，因而“使日本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”。

整场主题展览分为8个部分，邀请不少党史研究专家共同策划。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春锋带领一个小组，支持第四部分策展，包括这面照片墙。

“5098天很漫长，太漫长了，我们说这是一场‘苦’胜。”黄春锋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。

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，始于日本侵华的第一刻，持续到其无条件投降。仅是14年抗战中的一些重要节点，就足以让初涉中国近代史的大学生学习一整个学期：1932年1月28日，抗战第132天，淞沪会战爆发，中国军队首次大规模抗击日军；1932年4月15日，第211天，毛泽东起草的《对日战争宣言》发布，宣告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”“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”；长城战役、察哈尔抗战等局部战争；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，迫使日军不得不放慢对华北的侵略速度；1935年5月16日，第1337天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，它向国民呐喊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，起来！起来！”；第1414天，中国共产党发布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；第1544天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各阶层民众要求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；第1617天，1936年2月20日，《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》发表……

1937年7月7日，中国人民抗战第2120天，七七事变爆发，日军全面侵华，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共赴国难；第2200天，平型关大捷，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次重大胜利；第2279天，日军攻陷南京，八路军在南京进行长达6周的大屠杀；1938年3月-4月，中国军队在鲁南台儿庄地区

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》主题展览第四部分“战略支撑 中国艰苦抗战打破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图谋”照片墙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/摄

浴血奋战，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；1940年8月-12月，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，105个团、40余万兵力在华北敌后战场全线出击……1945年8月15日，中国人民抗战第5081天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；第5098天，日本签署投降书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——14年艰苦抗战，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。

黄春锋和同事在几万张照片中挑选，他们想尽可能地“把整个抗战史反映出来”。照片墙呈现了那个动荡年代里各样的建筑、日常生活、军民集体战斗、敌后抗日根据地生产和生活的场景。

5098张照片也记录着14年抗战里的细微变化。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，中国军队在装备、士兵素质、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都与日军有较大差距，虽拼死抵抗，却无法扭转惨败的结局；后来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，正面战场有了反攻的迹象，国际援助随战局推进逐步汇聚——“照片里人的表情是有变化的，从看不到希望，到越来越有希望。”观众能清晰看到部分照片中人物穿着和表情。

在黄春锋看来，“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战争，它是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的各个方面改变了中国。”

这些影像记录着14年里，中国城市面貌的变化。战争导致中国大部分城市遭受严重破坏，人口减少。日本为掠夺资源，在沈阳、长春、北京等地建设工业区和基础设施。在西南地区，随着人口内迁，一条条为支援抗战的交通线在山间延展，局部城市化的进程悄然加速。

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边区军民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延安的经济、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照片中有1935年红军初到延安时栖身的简陋窑洞，也有1945年，作为中共七大召开主会场的延安大礼堂。

照片墙上有约三分之一的照片是第一次在抗战馆展出。“比如以前我们提到边区军民劳动，大家熟悉的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照片，这次增添了很多他们在河里游

泳、搞篮球赛的生活照片。”黄春锋坦言，看到这些照片时，他会下意识地它们对应到抗战史上相应的时间段，理解那段时间“军队的面貌，人民的面貌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情况”。

这些照片体现的策展叙事理念是：把目光投向个体的经历、民间的细节。

除了这面照片墙，展览馆还展示了1525张照片、3237件文物，其中包括独立展示的左权家书原件。发黄的信笺经过影印、放大，同步出现在墙上视听空间的电子屏中，观众站在展墙前能听清、看清家书中的每个字。

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，与妻女分别时，他的女儿左太北出生不满百天——在左权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中，他抱着女儿，身边坐着妻子，开怀大笑。

“百团大战”即将打响之际，他把妻女送往延安，自己转身投入战场。分别的21个月里，几乎在每封家书中，他都会询问女儿的情况。

1942年5月，左权所在的八路军总部机关正处于敌人重兵合围的险境中。得知有人要去延安，左权决定再给妻子写一封信。

这封家书有左权对时局的分析：“希特勒‘春季攻势’作战已爆发，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，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。”有他对部队生产生活的描述：“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，还有二十棵西红柿，长得还不坏。”有对家人的思念：“在闲游与独坐中，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、谈着，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，一时在地下、一时爬在妈妈怀里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，真是快乐。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，假如在一块的话，真痛快极了。”

写完信的第三天，左权在率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，以身殉国，年仅37岁。这一天，距离左太北两周岁还有两天。

在黄春锋看来，左权是抗日战场上的高级将领，但从普通人的视角望去，他是儿子，是丈夫，还是一个好爸爸。这种具体的、真实的生活片段和情感，让观众不再隔着时空遥望英雄，而是共情当时无数

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》主题展览第四部分“战略支撑 中国艰苦抗战打破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图谋”局部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/摄

为家国牺牲的普通人。

因为拍摄年代久远，工作人员在照片电子化的过程中运用现代技术，尽可能保留影像的原始质感与最大清晰度。他们希望站在照片墙前的观众，哪怕举起手机拍摄最高处的照片，放大后还能看见历史的细节。

工作人员坦言，选照片时也有遗憾。受限於当年东北严酷的斗争环境——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寒、频繁的日军“围剿”、物资的极度匮乏，能记录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像少之又少。东北抗联没有敌后根据地，多数时候，他们只能在隐蔽的山区活动。敌人的数量是他们的十数倍乃至上百倍，东北抗联每与敌人交火一次，都要连续不停地走上百公里，以摆脱追击。在艰难时期，“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是极平常的”。

这支从1931年起就在冰天雪地里苦战14年的队伍，用“抗战最早、坚持最久、条件最恶”的悲壮，在黑土地上筑起血肉长城，可如今能找到的照片，远不足以承载他们的英勇。

灯光控制系统让照片墙中间显现火炬造型，结合长城垛口的元素，意喻东方烽火。“熊熊燃烧的火焰指引前进的方向，成为至暗时期的希望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仍心怀光明的不屈精神。”

5098张照片中的每一张都经过数轮的辨别、筛选和确认。“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。”黄春锋认为，“观众里会有真正的历史专家”。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，这面照片墙已经超越了“展览”的定义。照片下，年轻一代在展厅里举起手机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铭记历史。

参观过的人称那是“一面震撼人心的巨墙”。一名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说，“这面用5098张抗战照片（组成的照片墙）着实震撼着每个人”。

“记住这个数字，就像记住我们的姓名。”另一名观众写道，“让和平扎根于敬畏而非遗忘。”

展览的开放时间或许有期限，但5098张照片承载的记忆没有终点。

『人大刚子』小红书『起号』，乐见创新、更盼长远

□ 符文迪

9月7日上午，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官方账号的“RUC小浪花”发文确认，小红书账号@人大刚子确系该校党委书记张东刚个人账号。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，“人大刚子”已在小红书平台潜水过一段时间，甚至在同学发布的自己照片下，公开评论“这张很丑”。9月6日该账号开始正式发文，截至目前，其账号粉丝已突破7万。

对于广大公众，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子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件新鲜事。张东刚书记作为校领导，能够放下身段，一改传统的严肃形象，与学生在网上有来有回地对话，的确较为少见。正因如此，不少人都很好奇，“刚子”此番“起号”，究竟会产生怎样的“化学反应”？

在“刚子”的评论区下，有的同学反映博士生资助标准低，有的同学反映想要食堂新增设一些水果，有的同学甚至将其当成了许愿池，许愿自己能够谈上一段甜甜的恋爱。可以说，大到校园建设、小到日常生活与个人烦恼，同学们的期待与诉求在“刚子”的评论区汇聚。对此，“刚子”虽未一一回复，但针对许多诉求也给出了务实的答复。

“刚子”如此大费周章与学生对话，绝非一时兴起。事实上，张东刚本次亲自“下场”，目的就是“坚持以学生为本、提升治理效率，共情共担共创”。其本质是一场高校治理模式的创新。

高校领导不满足于被动接收信息，而是主动参与到真实鲜活的舆论场中，体现了对待学校治理的开放心态。这种扁平化、去层级化的沟通方式，不仅打破了层级化信息传播的障壁，也极大地帮助了高校治理者更加全面、真实地了解学生的诉求。而高校领导在此过程中所展现的零距离、接地气的姿态，也激发广大学子的公共参与热情，有助于高校治理者与广大学子建立更为紧密牢固的情感联结。

当然，这种开放的沟通方式虽然创新，但近乎面对面的沟通，在摆脱了层级式的信息筛选同时，也意味着海量的信息诉求将扑面而来。对此，高校治理者如何能够长期保持高强度的响应状态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这种无缝沟通，虽避免了人为的精心筛选与干预，但平台调性对用户的隐形筛选、算法机制的选择性推荐，也可能忽略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如何理性评判诉求的全面性、合理性与正当性，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的分配，对于高校治理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希望“刚子”以及众多高校治理者能把这份诚意的对话坚持下去。

因为总在游戏里“爷爷、爷爷”地喊，看直播的网友戏称他们是“葫芦娃”。

不过，杨昊磊觉得，现在为止，爷爷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游戏机制——陈兰明会精打细算，“一颗子弹多少钱，会不会太贵了”。但他作为队友和陪练，也“释怀了”，觉得这样挺好。

在游戏中，两代人的思维在碰撞。有位老年玩家觉得一些年轻人太自我、中心、个人英雄主义，不能为集体（团队）牺牲自我，游戏打得不顺还会随便“骂人”。在跟陈兰明玩游戏之前，杨昊磊对身边的老人有很多不理解之处，“感觉他们怎么这么较真”，但慢慢他理解到，两代人接受的教育是“天差地别”的。

他想，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也许有一天他也只会和子女说“你们忙”，但面对衰老和现实，“一代人总有一代人解决问题的方法”。

一位粉丝经常看陈兰明的游戏直播，相比年轻人的电竞直播，这样的视频让他“放松”——老人电竞玩家用的技术，大部分他都懂，他不用动脑子研究，主要是看“唠嗑”。

另一位教老年人打游戏的主播说，他觉得相比很多年轻玩家，很多老人“才是正儿八经地玩游戏”。而天天打游戏的一些（年轻）人，“其实是在被游戏玩”，太关注输赢。

孙辈们开始重新审视游戏，他们也不忘提醒爷爷奶奶：解闷之外，千万不要变成网瘾老人。

实习生 杨开颜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

最近，在河北省鸡泽县的东刘庄村，80岁的陈兰明学会了打电竞游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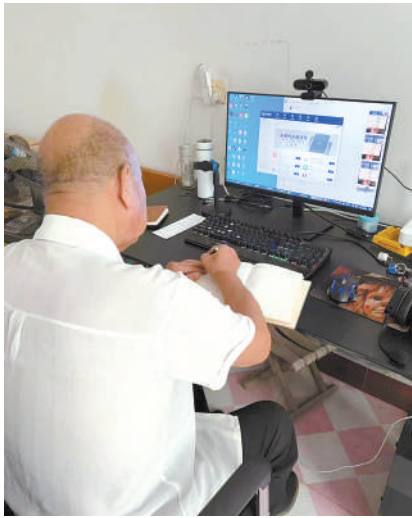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农民、父亲、爷爷，也曾是乡村教师、公社会计、民兵。他的笔记本上，曾经写着一季麦子、玉米的收支，养猪的明细，小儿子打工后往家寄钱的数字，报纸上抄写下的文章。现在，笔记本上记上了游戏要点——键盘中字母的作用、鼠标左右键的功能、游戏界面中不同符号代表的含义。

是26岁的孙子陈亚恒带他进入了这个游戏世界。他知道爷爷一贯愿意接触新事物，会网购，会用手机应用听小说。而且，他也想和爷爷找点话说，以前他回爷爷家，爷爷总是问他“什么时候结婚”，他聊几句就很快离开。

他被爷爷养育长大，感情深，但如今找到共同语言很难，他们的出生年代相隔半个多世纪。于是，在爷爷80岁生日时，他决定教爷爷打游戏。陈兰明此前从来没用过电脑。

很多90后、00后玩家不会注意到，玩游戏需要感官、肢体如何精密配合：眼睛要照顾到整块屏幕，右手手指要灵活地按键，手腕也要小范围地晃动、带动手掌移动鼠标，左手要找准键盘上的“W”键。每一项对老人来说都不简单。

一位杭州的老年电竞玩家说，看到



陈兰明刚打完一局游戏，正在记笔记。受访者供图

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游戏中玩“空中滞留”，这需要3个按键配合，他做不到。一位老年电竞玩家在刚打游戏时，连“走路”也学了好久，游戏里常朝着墙、

朝着天踢腿迈步。

一次，孙子陈亚恒在外接到爷爷的求助电话，询问如何关闭弹出的窗口。“我们看到的是窗口，他看到的就是一块屏幕。”“不是写不出答案，是摸不到卷子”。

但他没想到，学打游戏40天后，陈兰明已经可以在游戏里初步独立生存了。这或许得益于陈兰明很老派的认真，登录游戏账号前，陈兰明会先翻看一遍笔记复习；每局结束后，他在笔记本上用对勾或错叉记录这局的输赢结果。

现在，看起来，陈兰明像个挺专业的玩家了，在孙子的支持下，他还开起了游戏直播。

杨昊磊是陈亚恒通过短视频运营机构给爷爷找的00后队友，有时和他一起直播。杨昊磊感觉到，对他自己来说，网络是个“可以放得开”的地方，但对陈兰明是“新世界”。有时，陈兰明像逛公园一样，喜欢到处逛一逛，摸一摸。开场，杨昊磊有时会懂“Go! Go! Go!”陈兰明一开始听不懂，后来也学会了这样喊，用他的河北口音。

“光说点老年话也不太好。”陈兰明对

记者说，他很少对孙辈讲起过去的事，觉得年轻人不爱听。在爷爷打游戏之前，陈亚恒一直觉得爷爷“思想陈旧，保守”。他不知道爷爷年轻时“也是挺能闯的”。陈兰明没有对孙辈提起过，除了农民、乡村教师和公社会计，改革开放初期，他还尝试下海经商，办厂子，卖过辣椒酱。

“我年轻时干的事多了，就是都没有成功。”如果说人生也是游戏，陈兰明觉得自己输的时候更多些。20世纪50年代，陈兰明考取师范学校，毕业时碰上三年困难时期，国家经济困难，他也没被分配工作。中年时，当了14年民办教师的他曾经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，但当时公办教师工资太低，家里有7口人要吃饭，他接受不了，只得放弃。

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什么遗憾，“没有亏欠过”，所以踏实。“不要贪太多。”

这位曾做过公社会计的老人玩了40天游戏，就存下“一亿”多游戏币。这款游戏里，与他相似段位的人，大部分处于“破产”状态——因为大部分玩家会去更核心的地图，搏更大的回报，或者不断花